

Yiben Jiedu Zhongguoshi Hunyin de Haoshu

聚焦中国当前社会婚姻发展现状，剖析婚姻困境深层次原因，
解读维系美满婚姻真谛，
帮助我国社会中等收入家庭预防婚姻危机，
更好多解决生活中的婚姻问题。

金少凡◎著



拼婚

一本解读中国式婚姻的好书

金少凡
重磅情感力作!

在城市中，处于婚姻中的人们，
主要包括：
婚姻成功者、婚姻危机者、婚姻失败者三类人群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拼婚



一本解读中国式婚姻的好书

金中阳◎著

在城市中，处于婚姻中的人们，
主要包括：
婚姻成功者、婚姻危机者、婚姻失败者三类人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拼婚 / 金少凡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059-9169-9

I. ①拼…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8211 号

拼婚

作 者: 金少凡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陶雅慧

封面设计: 孙希前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9 (咨 询) 65067803 (发 行) 65389150 (邮 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 编 室), 010-65033859 (发 行 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169-9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陈兄和他的老夫少妻之梦	001
走 婚	018
情归何处	030
红彤彤的网络世界	055
红彤彤的网络世界(续)	113
都市情殇	171
远 去	241
再婚,还有没有爱情	268

陈兄和他的老夫少妻之梦

那天，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左右，正准备关灯睡觉的时候，平日里极少有消息的陈兄给我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很沙哑，很忧郁，我忙问，你是不是病了？他说没有，没病。之后电话里是很长时间的空白，等了许久，他才说：小孙走了，停顿了一下之后，又加了一句：临走前，给他把所有的被子都拆洗了一遍。他的这句话叫我感到了一种恐怖，加之当时头脑有些睡前的麻木，我茫然不知小孙走了的含义是什么，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急救车，想到了医院，想到了抢救什么的。在一阵沉默中，我猜想，电话的那端，陈兄的脸上一定已经挂上了泪水。待我得知小孙离开了他，和别的男人去同居了之后，体味着陈兄一个人的孤寂，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劝慰，倒是有一个问题倏地就从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以你六十岁的老态是否已经无法满足她三十多岁的强壮了呢？但话到嘴边，几次我都未能说出口。

细想起来，自大学毕业之后，我和陈兄的联系，好像仅限于他的婚恋问题上面。换个角度说，他在几十年的婚恋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是他仅有的几个倾诉对象之一。其实，从他恋爱的初始上说，我们多多少少还应该算得上是情敌。那时，我们班有个相当漂亮的女生，叫玉儿，我的年龄相当，经历也相当，都是先工作之后，再考上大学。当时好多好事的同学都已经把她纳入到了我的范畴之内，当排队买饭或是乘坐公共汽车时，他们都会给我眼色，叫我和她贴近，在有人，特别是外班的同学把眼睛紧盯在了玉儿的身上之后，这些同学都会说，哥们儿，别价，那是我们班谁谁的。

一次中午饭后闲得没事，陈兄从我的座位前经过，我不知道怎么忽然的就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我手里拿着篮球，叫它在我的一个手指尖上旋转。

陈兄，你有多高？

陈兄看了看我，顿了一下，说：一米六二。

事情过了好久，风传着玉儿已经和陈兄确定了朋友关系的时候，有一天，陈兄找我，说那次你问我多高，当着咱们班那么多女生的面，还有玉儿，真叫我下不来台。

听了陈兄这话，我忙解释说，陈兄我当时真的只是闲来无事，真的不知道你正跟玉儿……要是知道，我肯定不会这么问你，我，我绝对不是那种小人。

陈兄说，当时，我还真的认为你是在和我争玉儿。其实，你和玉儿倒是挺合适的，挺般配的，要么，我把她让给你？

千万别，千万别。我诚惶诚恐的连连摆手。

由于“文革”的缘故，我们恢复高考后的头两届大学生里头，年龄参差不齐，老三届的占据了绝大多数，鉴于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比较大，鉴于他们把青春都留在了荒无人烟的边陲，又鉴于他们有的已经结婚生子，党体恤他们，便给了他们一道谕旨，凡入学前工龄满五年的，上学可以带工资，在我们都拿16块钱助学金的时候，陈兄每月享受着四十多块的高薪，因此，我深信在任何女生面前，和他们老三届的相比，无论是经济抑或是阅历及文化积淀，我都嫩弱的像棵初春的草，绝对的苍白无力，况且，在我们念诸子百家，把之乎者也天天的挂在嘴边的时候，还练就得很虚伪，都把自己尽量装扮成君子，因此，君子成人之美就成为最迂腐的一道屏障。

陈兄上大学之前是北京车床齿轮厂的一名车工。车工是产业工人，在“文革”时期那可是领导阶级，是要被派到各单位去当领导，去“支左”的，因此，拥有一间单身宿舍那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拥有了一间宿舍，拥有了四十多块钱的高薪，我猜想，大学的那几年，陈兄和玉儿曾经有过一段非常

美好的时光。光我知道的，就有诸如冲洗照片，在天黑之后的某些个夜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全班就只陈兄一个人拥有照相机并拥有照片括放机；跳舞，同样是在天黑了之后的某些个夜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全班，就只陈兄一个人拥有一部手摇的留声机和数张唱片。不过，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所谓的美好时光和现代人所理解的美好时光并不是一回事。况且，陈兄绝对的正人君子，绝对的马列。面对着码放了半间屋子的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的著作，面对着一幅张志新烈士的照片，在张志新那双眼睛犀利的注视下，很难想象，陈兄能做出和玉儿怎样的亲昵。

不过，亲昵总会要有，在换了一个环境之后，是玉儿主动提出来的。

好像是到了大四吧，玉儿经别人介绍，认识了一个首钢医院的大夫，这个大夫姓刘，高个子，长脸型，典型的东北妇女，因此，所有跟她相识的人都管她叫做刘姨。刘姨是一个离过两次婚的中年女人，自然谙熟男女之道。不知是不是刘姨主动的要给陈兄和玉儿他们创造机会，反正是那段时间，玉儿有刘姨宿舍的钥匙。

这一天，楼内空无一人，街道上万籁俱静，连天上的星星也都闭上了眼睛，熟睡了一般。见时机成熟玉儿就叫陈兄留下来住。陈兄不从。此时，玉儿的性情已然完全的上来了，你肯定也能想像得出来，一个女人到了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但是，陈兄却磐石一样，任玉儿怎么挑逗依然坐怀不乱，最终是拂袖而去。你肯定也能想象，一个女人到了那个时候，一定是失去了理智的，就好比是一只狮子狂怒到了极点，所以，平素看似懦弱、文静的玉儿忽然就抄起了桌上的一面镜子，狠狠地朝了陈兄的后背砸去。镜子最终砸在了门上，吓坏了陈兄没有我不是道，因为他没说，他只是告诉我，镜子的碎片洒落了半间屋子。

我好像是小的时候听老人们说过，说镜子砸碎了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或预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破镜难圆。果不其然，到了快毕业的时候，陈兄和玉儿便分手了，其情节就如同大多数电视剧中所安排的一样，男女主角经过了一段难舍的悲情之后，最终都没能走到一起。

这样的花边新闻，在那个寂寞的年代，往往会传播的很快，加之都是中文系学生的缘故，故事也会被编排的很完整，并被渲染得有点类似于女陈世美和男秦香莲的味道，有几个爱写东西，有文学才能的同学，还把他们的作品编进了小说或是其他别的作品里，更有甚者，还往《北京晚报》投了稿儿。综合这些文学作品，在整个陈兄的悲情故事里，或多或少的对玉儿有些微词，说玉儿如何如何老谋深算，大学这几年怎么怎么吃陈兄的喝陈兄的，最终毕业了，把陈兄一脚踢开，找了个年轻英俊的。

关于玉儿最后嫁给的那个化工大学毕业的，并且异常英俊的男生，谁都似乎未曾谋面，倒是有一个情节若干年后，我得到了陈兄的证实。当时玉儿提出分手的时候，他们确是到了北海，陈兄要挟，你要分手我就葬身于北海。玉儿不为所动。陈兄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只听扑通一声巨响，但见水花四溅，陈兄可就真的跳入北海，以示殉情。

各位，我要提示您的是，那是冬天，春节之前。北海的水是不是刺骨的寒冷，您自己判断。

陈兄毕业之后，回到了原来的工厂，在教育科负责厂里工人的再教育。

不知道后来陈兄患上了肝炎，是不是和那次跳入北海大伤了元气有关联。应该说，那段日子，是陈兄人生当中最为艰难和困苦的灰暗岁月。

陈兄患上了肝炎，黄疸型的，逮着谁传人谁的那种，同事们都惶恐不安，见了他像见了瘟神一般。先是办公室的同事婉拒他不要再来办公了，后来是宿舍的管理人员请他搬出宿舍楼，以免传染全楼的同志。于是，陈兄就带着他的那些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的著作，带着张志新同志那张拥有很坚毅目光的照片，搬到了自行车棚的一角，用三合板围成的一间小小蜗居。

然而，命运的捉弄还不仅仅于此，万没想到的是，结婚生子后的玉儿就住在他的胡同口上。每每晚饭后出来散步，都会遇上玉儿抱着孩子站在胡同口乘凉。

·你还叫不叫人活了？见躲又躲不过，忘又忘不掉，两人的处境又截然不

同，陈兄就问玉儿。

玉儿毫不示弱，就反驳道：也不是诚心的呀，他们家就住在这儿，好几辈子了，再说你走你的路我哄我的孩子，怎么是不让你活了呢？

有句话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这话说得真好，千真万确。这一定是什么人，受了和陈兄一样的刺激之后总结出来的。那时，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儿的我，还真没有时间用心去体味过陈兄当时的心境。现在细想起来，身体上病魔缠身，事业上遭受打击，情感上遭受重创，同事中备受孤立，天天的还要面对已经身为人妻的过去的女友，陈兄生活的每一时每一刻都要像踩在钉子上一样在煎熬中度过。因此，那个时候，他无论做出什么样的举动都不足为怪，也都在情理当中。

一次在看望陈兄的时候，他提出要我到玉儿家看看，他跟在我的后面，不进院子。尽管我觉得此举极其荒唐，尽管我知道此时玉儿不会在家，并且去了有百弊而无一益，但我能体会出陈兄的那份复杂的情感，那是他对往事的一份追忆，那是他对已经尘封了的爱情的一份怀恋，同时是对玉儿爱的单方面的延续和希冀。于是我就答应了下来。甚至，在敲玉儿家院门的那一刻，我竟然感到了难以名状的庄严和凝重。

有人么？我推开院门。

谁呀？院子里女人的一个人的声音。

由于毕业的时间久远了，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玉儿，我不由得倒有些紧张。是她婆婆！陈兄悄声地在我后面说。

果然不是玉儿，我进到院子里，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光着上身，一任胸前那两样东西像气球一样明晃晃的咣当着。

阿姨，玉儿在家么？我没敢直视她胸前那两样东西。

你找玉儿？她不在家，女人一面扯了件衣服护住前胸，一面问：你是……

我忙回答说，我是她的同学。

同学？那女人的眉头一皱，忽然的警觉了起来，只见她把刚披在肩上的衣服一扔，倏地朝了院外冲去。

你个杂种操的，丫头养的，你是变着法儿的祸害我们家呀！你是非拆散了我们这个家不可呀！你他妈给我站住……有种的你站住……这时，我想全胡同的人都听到了那女人的嚎叫，都看到了那女人光着上身，晃动两个大奶子的疯狂的追赶，都看到了陈兄落荒而逃屁滚尿流的窘态。

这件事情过去大概有一年吧，我住进了医院。单位的同事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封陈兄的来信。不知什么原因，他给我半年前写的信，现在我才收到。

陈兄在信上说，厄运之神又捉弄了他一回，前几天因为在蜗居里使用电炉子，把车棚子给引着了，他一时惊慌报了 119，虽然救火车来到之前，火已经被他扑灭了，但救火车一来，给厂里惹了大麻烦，按程序，即要上报机械局通报批评，又罚款以示警告。厂里本来就不景气，没钱，连发工资都非常的困难。结果他遭到了全厂人的鄙视和怨恨，厂里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并限期调离工厂。信上说，别了兄弟，我无路可走了，我只好回老家湖南和老父亲为伴了。信的末尾，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云云。

看了陈兄的信，我不禁唏嘘潸然。工作没有了，爱情不再了，偌大的北京，怎么就没了陈兄那么一个柔弱的人的一席栖身之地了呢？

过了没几天的一个探视日，我正恍恍惚惚半梦半醒地在病床上躺着，脑子里的画面似乎是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们全班去香山春游。陈兄脖子上挎着一架相机，最新款的，玉儿指手画脚的给大家介绍着：长城 250 的！自动过卷的！来来来，大家照合影！对，陈兄附和着，大家都过来，照个合影，阿凡，阿凡——恍惚间，我感到陈兄冲着我走了过来，并且就站在了我的身边。陈兄！我一个激灵从梦境中挣脱了出来，果然，见陈兄就立在了我的床边，我忙揉一揉眼睛，坐了起来，确认了自己不是在幻觉中之后，说：陈兄，真的是你啊，我以为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呢！

没有，我没有去湖南，说我要去湖南，是我以为自己要死了，骗你呢。陈兄很难为情地说，我那会儿住医院了。

怎么了？因为什么？我十分的惊异。

被，被打的……陈兄的脸，一如了风雨交加的天空，异常地阴沉。

原来，陈兄被厂里处分了之后，心里极端的郁闷，他需要排遣，他需要诉说，他需要安慰，他需要理解，于是鬼使神差，他就找到了玉儿，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丝类似于寒冬里的温暖或是母亲一般的关爱，没想到的是，玉儿非但不理不睬，而且还给了他一通揶揄。于是沉寂已久的火山，终于突破了阻拦，爆发了出来，陈兄失去了理智，他把以前两个人所拍的照片，好像还有当时的日记，一并寄给了玉儿的丈夫。并且，还把从前的许多事情写成了专门的文字。其结果，是玉儿的丈夫和小叔子联手，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把陈兄给送进了医院……

彻底的忘却玉儿，我想陈兄一生都做不到，好在随了岁月的更迭，陈兄也在往前不断的迈动着脚步。在年届四旬的时候，陈兄来电话和我商量，准备在报上刊登征婚启事，问我意下如何？我表示了赞同。陈兄说，姓名可以就写“某男”，可是来信地址怎么解决？写真的，人家找上门来多麻烦，同学看了也会笑话我。我说，地址好办，就写我的单位，我单位通信用的是北京160信箱，谁也没法查地址去，怎样？陈兄大悦。

广告稿不费吹灰之力便拟好了，都是学中文的么，写个征婚启事，自然小菜一碟儿，稍加点缀，便是妙笔生花。之后我们就在哪家报上刊登广告展开了讨论，最终还是陈兄老谋深算一些，他说，《北京科技报》不错，第一登广告的便宜，第二凡是看这张报纸的，多少也得有些文化，最起码也应该是在科技单位工作的。

广告登出去了之后，信还真的哗啦哗啦的来了一堆。不过，按照陈兄广告中的要求，女方的年龄在24岁左右的几乎没有，大都是三十挂零，四十来岁，并且，来信都会问到广告词中那句“为了一个失去了的记忆”是什么意思，只有一封来信中说，你那个失去了的记忆，我想应该是你的初恋吧？请相信，我会用我的手抚平你心灵上的创伤等等。我把这封信转给了陈兄，看过照片，特别是看到她的年龄之后，陈兄说，不行，都三十多了。你不想想你都快四十了，我说，年龄相当，多好。陈兄还是摇头，一再强调说，玉

儿跟我分手的时候是 24 岁。

又一轮的广告登出去之后，来信的人明显的没有第一次的踊跃了，不仅如此，就在这不多的来信中，竟还有三分之二是上一次的重复。信上写的还是那些话，就如同是复写的一般，问的同一个问题依然是，“为了一个失去了的记忆”是什么意思，随信寄来的照片，自然还是上一次的那张。我有些失望，陈兄当然比我更失望。于是，他就把拆信、甚至筛选和初访的工作交给了我。我在来信中挑出了一个地址离我家很近的去进行走访。说实话，走访让我尴尬，当事人的哥哥以为征婚的是我，因此我一进门就把自己的房子让了出来，让我和我的妹妹，也就是征婚者谈话，并且还非要留我在他家吃饭。大有赶紧把这个妹妹打发出去的意思。走访没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征婚者的相貌和扭捏之态实在叫我无法忍受。不过，回来之后，我还是如实地跟陈兄做了汇报：

她，28 岁，是这次来信里面年龄最小的。我一面说，一面把信递给陈兄，意思叫他能不能将就一下。

陈兄接过信，没看，只把眉头皱了皱，28——我靠，28 了！

陈兄和这个女人开始了接触。是不是每次都那样皱着眉头，我没看到，他也没说，只是零零星星的在他的电话中得知，那女人很强，团口儿的，是一家什么大型国企的团委书记或是副书记，现在被保送到北大生物系进修。我说，那很不错呀，真的。并且很违心地劝他：别光看长相，脸蛋再好也挡不了饭吃。陈兄还是不甚满意，嘟嘟囔囔的说，都 28 了！28 怎么了？我继续劝道：只比 24 多 4 岁，差不了多少，没多大的区别。我的话，陈兄似乎是听进去了，没过多久，收到女方家长的邀请，陈兄去了她家。

她们家在上庄儿住，农村。她妈一看就没有一丁点儿的文化。陈兄电话里跟我说，我一进屋，她妈叼着大烟袋正盘腿儿在炕上抽烟呢。见我进来，把烟袋嘴儿用袖子抹了抹，就递给我，叫我抽。

那是没把你当外人。我听出来陈兄对女方家长的不满，于是赶紧劝解。

她妈一面抽着烟，一面不住地往地上吐谈，她还叫我入乡随俗。陈兄继

续在电话里唠叨。

听着陈兄的唠叨，我很自然地就想象出了陈兄第一次被女方家长召见时的糟糕表情，他迎合未来丈母娘寒暄时的笑脸，一定比哭还要难看。他一定是蜷缩在一张椅子上，煎熬般的等待着午饭后那个可以说声大妈再见的时刻的到来。

等陈兄唠叨够了，他把话语权交给我了，我赶紧提醒他说，至少有一点老人家说得对，你是应该学会入乡随俗，不要总是一副学究的样子，至于老人家的卫生习惯的问题，还是可以慢慢地改变的。

我的话，似乎把陈兄给劝动了，据他说，有一天，老太太说他脸太白，不像是劳动人民的样子。我就给他出主意，说，把脸弄黑好办，晒太阳呗，你天天到操场上跑步，让风一吹，没几天就黑了。陈兄真的就照着做了，没过多久来电话说，老太太很满意，说比过去白面书生似的好看多了，老太太还说劳动人民就得这样。

再之后的好长时间里，陈兄都安安静静了，没再来电话或是信。有一天，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有一个女的，是全国青联的一个什么委员，给他们报社写了封信，反映陈兄的情况。信上说，一个大学生，就因为一次火警，括弧，火是他使用电炉子不慎造成的，但是在救火车到来之前，该同志已经自己将火扑灭，括弧完毕。就被工厂勒令调离单位，沦落到在马路上执勤的地步，这是对人才的浪费，这是对知识分子极大的不尊重。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需要的就是知识，需要的就是人才，机床齿轮厂的领导这样的对待一名党花费无数经历和资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令人深思。同学电话里说，那青联委员的口气极为强硬，报社领导非常重视，赶紧把信登在了内参上。最后，同学慨叹道：哟，陈兄好厉害，能有青联委员替他说话。

同学的这个电话后不久，陈兄又来了电话，说全国青联正在召开什么会议，地点就在京西宾馆，她要我到会上去一趟，见见各位领导和朋友，你说我去不去？

我说，你应该去，既然是她主动的邀请你去，就说明她是真心爱你，想

把你介绍给她的朋友。

京西宾馆离你那里很近，要么咱俩一起去，正好你也见见她，陈兄说。

我说，人我不是已经见过了么，我就不去了，并且，这时候我去也不方便。

这个电话说完后的第三天，陈兄没打招呼就来到了我的单位。

怎么样？那天到他们会上去，都见到哪些大官儿了？我问。

陈兄很深沉，只笑了笑不置可否。

是不是该准备考虑结婚了，我们一面往八一湖走着，我一面问他。

陈兄依然没有开口，我几次侧过头去端详他的脸，看看是否有一丝微笑从他的嘴角掠过，说实话，我是真想从中咂摸出几分幸福的味道来。

进了八一湖，我们登上了那座最高的土坡，掸了掸地上的浮土，坐了下来。几只松鼠抱着松果挣来抢去的在我们的面前戏耍，我急忙指给陈兄看，陈兄一脸的默然，视而不见，只把眼睛望了很远处的湖面，一动不动。

这样过了许久，陈兄开口道：你们，你，们——第一次时，是什么感觉？

虽然感到这话有些突兀，没头没脑，但我还是马上反应过来，陈兄这里强调的第一次是什么。

第一次，我试图寻找出比较合适的字眼儿：时间太久了，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从理论上说，女人，应该很紧，不容易进入，还应该出血……说出这些话，我的心突突直跳，我藏了目光，没敢看陈兄的脸，我也不知道陈兄是否满意。

自然，陈兄也没看我，他还是把眼睛盯紧了湖面，还是一脸的深沉。最后，临分别了，陈兄把一颗松果捡在手里，不断地攥着揉着。

昨天在全国青联的会场上，她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很高级别的领导。陈兄说，那位领导用胳膊搂着她的肩膀说，小陈呀，我的这位部下可是个好同志呀，以后我就把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爱护她呀！

我不明白陈兄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没吱声，听着他把话说完。

她，一个农民出身，没学历没背景，爬到那么高的地位，靠的是什么呢？陈兄问我。

能力吧。我答。

陈兄冷笑了一下，把手里的松果扔了出去：我就担心她不是。

后来，好长时间里，陈兄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这个奇怪的想法，那位青联委员给他写信，他不回，邀请他去她家，他不去，到他在马路上的岗位上去看他，他冷淡。

再后来，不知道什么东西触动了陈兄的哪根神经，他忽然的想见她了，并且到了热切期望的程度，可是这个时候，她却已经闭门谢客了。

接下来四五年的时间里，我和陈兄就疏于了联系。没有信，也基本上没有电话。这期间陈兄努力将自己调进了大兴的一所大学，并且努力地当上了教授，还努力地入了党。

我有幸接到他印有教授字样的名片时，是他主动的邀请我去他的学院，并像模像样的招待我在学院的食堂用餐。他掏出一张用很廉价的卡纸印刷的名片，我见陈兄名下除了教授的头衔之外，还用红色的字特别的标注了共产党员四个大字。

一趟一趟的把四菜一汤都端到桌上之后，陈兄告诉我，他结婚了。尽管我感觉到陈兄此时一定用眼睛紧紧地注视着我，但是，我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筷子，表现出丝毫的惊讶。

刚结没几天，她叫刘炜，四川一个小县城的小学民办老师，24岁。陈兄说，看到我的征婚启事后，半个月前，拿着报纸，坐上火车就找上门来了。

人怎么样？我问。

不错，漂亮，开朗，活泼，能歌善舞，陈兄说，我们学院有个庆祝活动，今天晚上就有她的登台演出，你留下来看看。

我没有留下来看晚上刘炜的演出，饭后，我应邀去了陈兄的新房。新房两室一厅，一间做了书房，照列用半间屋子摆放了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的著作，那张张志新烈士披了一条围巾，手握小提琴的相片，依旧摆放在了书柜的最醒目的位置上。另一间是卧室，双人床的正上方，一张彩照，鲜艳夺目，陈

兄特意让我好好看看刘炜。

怎么样？陈兄不无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漂亮？

的确，相片上的刘炜，年轻，漂亮，一双大眼睛汪着水，轻盈盈的。不过，我历来有个毛病，面对美人，不敢直视，因此，我回避了，把眼睛看了别处。

怎么样？陈兄继续问我。

我笑了笑，没作答，直到分别的时候，握着陈兄的手，我才由衷地说了一句“我真羡慕你呀”。话说出口，我觉得多少有些酸溜溜儿的，好在陈兄并未在意。

陈兄抱得美人归，很自然的便成了学院的一道风景。他和刘炜，成了大家的话题中心。那些整天抱着书本，泡在实验室里的学者们，好一段时间里，都愿意放下手里的瓶瓶罐罐，甚至是放慢了各自论文的速度，来关注一下这对老少夫妻。他们用了学术上的缜密和推理，把双方的年龄、阅历、爱好、追求，价值取向等等一一的做了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不容乐观。

这些人真俗，陈兄来电话说，放着好好的课题不研究，到琢磨起我来了，说什么刘炜嫁给我可能生理上有毛病，说什么刘炜嫁给我是用年龄做代价，一步登天了，说什么刘炜嫁给我背后可能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你记不记得“文革”中有个词叫反潮流？我说，你和刘伟超乎了一般人婚姻的年龄规范，所以引人注目、引人议论是在所难免的。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陈兄愤愤然，道：马克思和燕妮，鲁迅和许广平，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爱情，他们哪里知道，哪里理解！

尽管陈兄搬出来马克思和燕妮，鲁迅和许广平来印证自己和刘炜，但陈兄和刘炜终的没能演绎出一段纯真的、浪漫的爱情，给那些时常把目光从眼镜框的上方伸出来审视着自己的人们。

陈兄的第一次婚姻，只维持了 286 天。我记得，是因为那个时候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正好到了这个数，当时我们办公室配了一台电脑，就是长城 286。

这 286 天的经过，我没细问过陈兄，大概知道婚后不久，刘炜在北京找

到了一份工作，好像是一个什么文化公司，专事广告什么的，由于刘炜相貌姣好，气质不凡，很快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因此很得老板的赏识。之后，就是刘炜开始夜不归宿，再之后，两个人在家中做了分居，互不侵犯。在这286天里，陈兄始终表现的是一副共产党员的风范。他一如既往的关心刘炜的起居和工作。基本上每天联系一下刘炜，要是刘炜回来，他就会精心的准备好晚饭和早餐，饭桌上，他尽量把自己说话的语调放到最温柔的档位上，不过，始终的，刘炜也没有告诉陈兄，彻夜未归她究竟去了哪里。饭后，照例是她来刷碗，之后，擦着手，就说一句累了，便回了自己的房间。陈兄想过去她就职的那家文化公司看看，去找找那位赏识她的经理，但是他终的还是没有那么去做。他主动的邀请她晚上睡在自己的房间里来或是他到她的房间里去，但是她都会浅浅的那么一笑，婉拒了。

到了他们共同生活的第285天的晚上，陈兄正躺在床上看书，悉悉索索地听着刘炜在卫生间洗澡，吹风，之后是一阵拖鞋在地板上嚓嚓的响声。陈兄想象了一下刘炜光着身子从卫生间走到卧室的情景之后便放下手里的书，摘下了老花镜，揉一揉眼睛关灯睡觉。然而，这时房门哑的一声被推开了，最先过来的是一股袭人的香气，紧接着，刘炜便上了床，依偎在了他的身边。陈兄的心脏骤然狂跳了起来，有好一阵甚至感到不知所措。

第二天的早上，刚要起床做早饭的陈兄听到大门一响，紧接着是一阵高跟鞋敲击在楼梯上嗒嗒的急促的响声。他急忙起身去看，屋里已经没有了刘炜，赶紧打开窗户寻找，只见刘炜拎了那只来时的旧皮箱，由一个穿了西装的青年人陪着，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绝尘而去。

那天，陈兄没有做早饭。看着消失在视野尽头的那辆车，好久他才缓过神来。他走进刘炜的房间，嗅着满屋的香气，环顾四周——床收拾得好好的，被子整整齐齐，屋子里什么也没缺，也什么都没留下，哪怕是一根头发，一片纸屑。

据说，陈兄好长时间里都没有开过刘炜的房间的窗户，没有改变过里面的布局。